

编前语

时近岁末,书香不散。在2025年最后一期读书版里,我们甄选三本新作,让文字里的温度,温暖这年末时光。

《不负经典——写在茅奖边上》从重庆日报的专栏走来,以细腻笔触架起经典著作与读者之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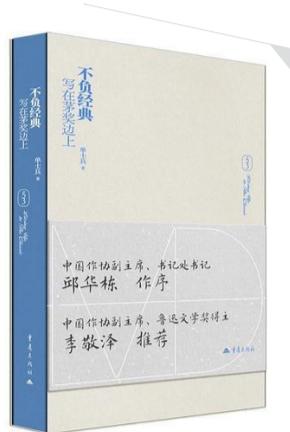
的桥梁,让茅奖之光映照阅读沃土;《大足蝶变记》穿行千年石刻与今日繁华,勾勒出大足从历史深处走向新时代的壮阔图景;《匠人传》则以13位手工艺人的命运故事,将逐渐淡出视野的老行当,化作纸间温热,让峡江匠人的坚守与传承跃然纸上。

这三部作品,或叩问经典,或书写变迁,或致敬匠心,皆根植于重庆的山水与人文。翻阅书页,便能读懂这座城的文脉传承与时代脉动。愿这缕书香,伴你辞旧迎新,在文字的回响中,体悟岁月沉香。

[百本好书送你读]

摒弃对“经典”符号化的膜拜

——文学评论集《不负经典——写在茅奖边上》读后



■ 张燕

如果让我一次性读完53部茅奖作品,我一定会感叹“浩大工程,岂在朝夕”。但有些南墙,总会有人去撞。

《不负经典——写在茅奖边上》的作者单士兵,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“撞墙者”。他历时3年,以心血凝成53篇书评,完成对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——茅盾文学奖作品的一次致敬。

这份致敬,最初是以专栏的形式,于2024年在重庆日报读书版上每周一期、每篇3000余字地默默生长,持续了整整一年。其背后的定力与坚持,可想而知。

然而,经典若是束之高阁,就失去了意义。仓央嘉措在诗里写道:“你见,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。”但文学经典不同——你读与不读,结果大不相同。真

正和经典对话,尤其是带着审视目光进行深度解构,提炼切合当下环境的价值元素,是需要极大勇气的,稍有不慎,就容易掉进种种文化与阐释的陷阱。

即便如此,《不负经典——写在茅奖边上》的作者依然选择以“久违的冒犯感”来直面经典。书中剖析《战争和人》(王火著)中童霜威“既要明哲保身,又要文人风骨”的矛盾性,直指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,也毫不讳言这部作品因叙事结构呆板、立场和观点表达直露导致的阅读疲惫。评价《骚动之秋》(刘玉民著)之所以会在茅奖作品经典化中彻底消失,直指当时的评奖机制不完善;评介《白门柳》(刘斯奋著)时,重点聚焦这本书的作者对历史人物形象描述过于庸俗化。这份锋芒,是尖锐的,是清醒的,是难得的。

由此可见,作者并未被“茅奖”的光环所笼罩。同时,他强调,在茅奖作品评选中,也曾出现一些遗珠。这些作品,正在时间的淬炼中以自身不灭的文学价值,倔强地证明其走向经典的可能。

批评之外,反思更深。作者借《将军吟》(莫应丰著)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微妙处境,反思“伤痕文学”所遭遇的阐释困局;又通过对比《战争和人》与《白鹿原》(陈忠实著)在读者心中的接受度,叩问那些鸿沟何在——是否冗长的篇幅、过度“雅化”的文

本,正与当下鲜活的审美渐行渐远?

这种叩问,并非意在消解权威,而是发出一种真诚的邀约:邀请每一位读者参与“共同的经典化”。唯有这种“有棱角的致敬”,才不负鲁迅先生所言“真的猛士”。作者将自己化作一道桥梁,让更多人走近经典,从而不负经典。

但请不要误会,这本书绝非为了批评而批评。当作者的笔触转向作家王火为救女童撞失左眼的往事,当视角转向黑暗中默默庇护小战士的将军时,字里行间涌动的暖意,让人性光辉穿透厚重的历史,直抵人心。从始至终,书中都流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呼喊:“爱具体的人,不要爱抽象的人。”

与经典对话,固然需要学术讨论,但绝不能止于生涩文本和艰深理论。唯有真正走进那些文字构筑的鲜活世界,去感受其中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呼吸与挣扎,文学才能触动具体的人。

这,也正是这本书的底色——摒弃对“经典”符号化的膜拜,选择进入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与生命,不负文学,不负生活。这样的叙事逻辑,让这本书超越了简单的臧否,走出传统书评的方寸之地,成为兼具文学意义与大众指引的经典作品“导航仪”。

正如书中引述萧克将军“自己的历史自己写”的箴言,作者所做的,是将经典文

本的解读权,郑重地交还到所有热爱文学的人手中。

唯有如此,经典才能在每一次真诚的阅读、每一次独立的思考中,挣脱时间的束缚,获得崭新的生命,真正地“重生”。

《不负经典——写在茅奖边上》,销量现已逼近4万册。这部“写在边上”的书,正悄然站向很多爱书人心中的“C位”。

专家评价>>>

由单一作者独立完成针对迄今面世的53部茅奖作品进行评论,似乎此前还未曾出现过。这有利于从整体上将茅奖作品纳入到统一的思想体系来审视,也有助于在文本修辞上形成统一的表达风格。颇具匠心的是,这本书的章节框架划分,并不是按照历届茅奖评选时间顺序,而是以53部作品所写内容进行年代排序,这种“内容编年体”的成书方式,无疑是一种创新,有助于人们以文学的方式,打开一部中国社会的变迁史,透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。

经过时间的沉淀,一些茅奖作品现在已被普遍认为完成了经典化,比如《白鹿原》《尘埃落定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等。伟大的经典,就是要经得起一代代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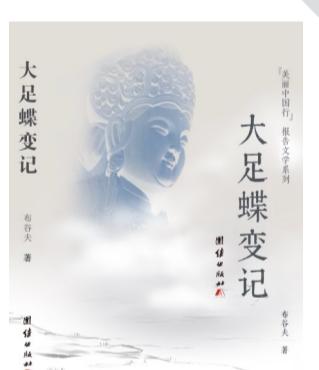
者的阅读,经得住一批批读者的争辩,接受一届届读者的挑剔。其中,甚至还要接受种种误读。经典就是要通过争辩才能彰显价值,经典也是不怕被误读的。更重要的是,经典不应该被某种判断定义,而是常读常新,不断找到新的价值切入点。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,也正因其既深深扎根于时代的泥土,又始终仰望着人性的星空。

白纸黑字,不负经典。经典不被辜负,需要作家的天赋和努力,需要文学评奖的筛选和推介,需要读者的阅读和品评。只有每一个主体都不辜负,文学作品才能在一次次打量中,被辨认出独特的灵魂,让理想作家遇上理想读者,让经典不负时代,永远流传。

——邱华栋(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)

精彩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厚重诗篇

——《大足蝶变记》读后



■ 周勇

大足,是我熟悉的地方。

这里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,是创造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宝地。大足的历史文化具有民族艺术的代表性、文化品质的包容性、文化创造的广泛性、对巴蜀文化贡献的独特性和革命文化的传统性,不愧为巴渝历史标识、中华文化瑰宝。

细读这本《大足蝶变记》,我对大足却又有了一点陌生感。那就是在丰厚的、我所熟悉的大足历史文化的的基础上,作者布谷为我们描绘了今日大足的万千气象,尤其是千年大足的时代蝶变。

作者的视角是独特的。人们讲述大足时,多从宏观、整体、文化视角去观察。而作者则不同,他把大足的全部镇街逐一细数一遍,一篇一篇地铺陈开来,让我们得以深入到今日大足的细胞中,熟悉她的肌理,以及这种肌理的历史渊源、时代际遇,为我们展示了今日大足,又“何以大足”的奥秘所在。

作者是一个有情怀的人。他告诉我,这本书起源于他2023年末对季家的新认识。季家镇,是传统农业镇,僻处大足最西边,中等规模。曾几何时,人口“空心化”现象极为严重,人口净流出比例约占三分之二,因此镇域冷清落寞,缺乏生机活力。据说季家也曾一度羞于承认自己是季家。然而短短几年,以交通巨变、产业兴起为引领的变革,让大足“活”了、也“火”了。今日的季家日新月异,让人刮目相看——由地理位置偏远的劣势,神奇般地站到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中心节点上。昔日的季家镇,如今成为大足蝶变之范本。

这种巨大的视觉冲击、心理冲击,演变为情感冲击、创作冲动,于是作者以犀利的笔锋,条分缕析地解剖季家这

只“麻雀”,探寻这蝶变的缘由。他从文化开始,找到了“石刻明珠妙高山,长盛不衰朝觐地”;他从产业入手,提炼出“三大产业强势壮大,N小产业蓬勃兴起”。他的结论是“巨变何须长久日,破茧成蝶正当时”,为我们描绘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季家镇的奋斗和成功。作者由此产生了无限的感慨,他认为:“季家镇的发展历程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机遇、奋斗与希望的故事会,见证了贫困偏远小镇在时代浪潮中奋勇向前、破茧成蝶的坚韧与执着,也为其他有着相似境遇的山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,激励着更多的乡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积极探索、砥砺前行,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传奇。”

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吗?

有了一个季家,就一定有N个季家,这不就是中国乡村巨变的密码吗?

这个巨大的诱惑,让作者深入大足,欲罢不能,一个镇街一篇持续不断地写起来,加上部分系统、局部篇章和英雄赞歌,一共写了36篇,洋洋洒洒50余万言。

当然,作者也是非凡的。他在描述三线建设背景的基础上,精心描摹了川汽厂和川汽人创业艰难的如歌岁月,既有“白手起家,肩挑背扛;削山填沟,三通一平;厂房矗立,窝棚连片。林中嬉戏百鸟惊飞,万年沉睡大地苏醒”的豪情壮志,也有“茶铺里听评书,吹拉弹唱伴奏;棚户炊烟袅袅,锅碗瓢盆交响”的浪漫咏叹,还有“关键技术被封锁,大国工匠自攻破”“首款车壳,手工敲打无差错”的攻坚壮歌,当然还有“初期生活极端艰辛,解渴常饮稻田水;借宿农家茅草屋,板上睡人板下养猪”的苦涩叹息。

但,他们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时刻:“卧薪尝胆一春秋,重型军用越野车,试制成功,取名红岩,以念周公!”“驮重炮,运坦克,背火箭,载导弹”,甚至还有“独创重型军卡登上老山历史,炮火覆盖赢得一场关键战役。誉‘红岩神炮’‘神州之舟’,国庆阅兵当利剑坐骑”,这是何等的慷慨与辉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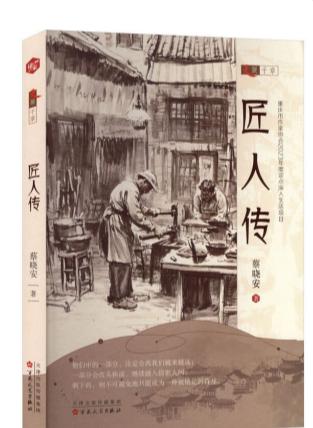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历史学者,我始终以“为城市存史,为市民立言,为后代续传统,为国史添篇章”为己任。我欣喜地看到,作者与我的追求有着相似之处。只不过,我是从历史的视角,他是从文学的视角,实现了殊途同归。

因此,我以为,《大足蝶变记》是在创造性转化之路上的一次成功探索,更是作者在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上作出的巨大努力。

(本文系团结出版社出版《大足蝶变记》之序,有删改。)

温暖记忆与文化传承

——小说集《匠人传》阅读感想



■ 蒋登科

近读云阳籍作家蔡晓安的短篇小说集《匠人传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),这是一部充满温暖的作品,能让老人感到亲切,也让年轻一代稍觉陌生,更可令每一位读者从中获得回忆、展望与思考。

我所说的“老”与“少”之间,或许不过相隔三四年。但正是在这几十年里,科技飞速发展,城市化不断推进,许多传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手艺渐渐淡出日常生活,成为记忆中的风景。《匠人传》正是为了记录这些曾经温暖我们、如今却渐行渐远的人与事——至少对我这岁数的读者而言,它格外具有吸引力。

书封上的几句推荐语令人触动:“他们中的一部分,注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远;一部分会改头换面,继续融入俗世人间;剩下的,则只能成为一种被铭记的符号。”文学的使命,正是以文字定格那些即将远去的身影与往事,既为历史作证,也为后来者留下时光流淌的痕迹。

《匠人传》收录作品13篇,涉及很多传统的手工业,当然也就涉及相关行业的匠人,比如木雕匠、秤匠、爆米花匠人、陶泥匠、磨刀匠、铁匠、剃头匠、藤编匠人、皮鼓匠、纸扎匠、水木匠、石匠等等。其中的很多匠人,我是见过的,但也有一些因为地域和文化原因,没有见过,比如水木匠——我的家乡在山里,没有人打造木船。不过,在作者那里,这些匠人和手艺肯定都是他所熟悉的,而且深深地留在自己的记忆里。据我了解,他为写活这些匠人,除了经历和记忆,还实地采访过很多人。13篇文章,就是13份记忆,而13份记忆,又牵扯出很多与匠人、手艺有关的其他人物、其他故事,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社会、生活、文化的缩影,也构成了社会文化发展、时代变迁的底层脉络,或者叫民间脉络。

根据我的阅读体会,这部作品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触动人心。

首先,是旧题材的新书写。书中所涉手艺与匠人,虽在文史资料或以往作品中偶有出现,但作者以专书形式系统记录这些渐行渐远的行当与人情,赋予旧题材以新的生命。作家不仅在其中注入当下的

观察与情感,更将许多故事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展开,让旧手艺呼应新语境。这提示我们:题材本身并无新旧之分,关键在写作者能否以现代眼光观照过去、反思现实、连接未来。通过蔡晓安的笔,读者得以重返一种特定的生活现场,重温岁月深处的温度。

其次,写出了时间的流逝与温暖的记忆。时间无情,会带走许多人与事,但这本书却以文字挽留了一段段温暖的记忆。它既记录了手艺消逝的怅然,也存下了一个时代变迁的印记。那些匠人或许已走向边缘,甚至即将消失,但他们皆以自身的方式,为文化传承与时代进程贡献过坚实而温暖的力量。书中多处描写某种手艺从濒临失传到重新被看见的过程,于失落中忽然透出光亮,令人心生慰藉,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。

再次,是作者切入生活的方式具有特点。初看书名,易以为是传记式的纪实文学作品,或是对某些行业的资料性的整理。实则作者是以小说的形式,梳理民间技艺与世情冷暖。每一个匠人都被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与社会语境中塑造,既鲜活刻画了人物与手艺,也折射出时代的面貌与温度。如《八两秤》写诚信与关爱,《从泥到陶》颂人间互助,《蛇咬之后》述亲情深厚,皆通过故事传递出质朴而动人的情感力量。

最后,是亲近可读的文本气质。在当前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讨论背景下,《匠人传》正是一部关注普通人、书写日常生活的作品。它聚焦民间与基层,尤其是那些有乡村经验的读者熟悉的场景与技艺,容易引发共鸣。作品故事性强,语言朴实流畅,大大消解了阅读隔阂,让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起自然而亲切的联结。这种可读性,也正是其能够触达更广泛受众的重要原因。

文化的生命力既在于传承,也在于创新。我并不认为书中所写的每一种技艺都能完整存续——随着科技发展,部分手艺难免逐渐淡出生活。但这些技艺及其承载者身上所体现的匠心、坚守、奉献等人文精神,却可以沉淀为新的文化基因,汇入当下与未来的文明长河之中。

若以更高的文学标准来审视,这部作品在艺术表达上或许尚有拓展空间。其叙事方式相对传统,部分篇章近似平实的讲述,在人性开掘与精神深描上,仍可更具锐度与个性。尤其民间技艺中往往蕴藏着独特的文化仪式与行业信仰,比如木匠敬鲁班、某些行当的隐秘规矩等——这并非迷信,而是一种深远的文化记忆在行业中的延续。此类敬畏与仪式,对于呈现更饱满的历史纹理、塑造更立体的工匠精神,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,值得更深邃的书写。

在表达方式上,部分作品的情节走向较为平顺,若能增强叙事上的挑战与层次,注入更多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转折,或可为读者带来更丰富的阅读期待与审美惊喜。

尽管如此,我依然愿意向作者致敬。在当下追逐流量、讲求实用的文化环境中,一个作者,能够沉下心来关注那些渐渐被遗忘的传统手艺,凝视匠人的命运轨迹,书写普通人的生计与梦想,为世界留存一份温厚的文学记忆——这本身就是其近年创作中尤为可贵的精神姿态。